

二十四史分類輯要

第一函
第六冊

儲后

周宣王

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

簪笄也珥瑤也充耳之珠

待罪於永巷

宮中獄名

使其傅

母也

文師

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屢

朝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自婢子始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

漢景帝

初燕王臧荼孫女臧兒嫁王仲生男信與兩女仲死更嫁田氏生蚡文帝時臧兒長女爲金王孫婦生女俗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內之太子宫生男徹及帝卽位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榮其母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公主見帝

怒不許公主欲予微王夫人許之由是公主曰譏栗姬而譽微

之美帝亦自知之王夫人知帝譏栗姬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

行請立栗姬爲皇后帝怒曰是爾所宜言耶遂按誅大行而廢

太子太傅竇嬰力爭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恚恨而死

漢武帝

皇子據生春三月立夫人衛氏爲皇后赦

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志亂始也於是

衛青擊匈奴而夫人衛氏生皇子據故曰太子以兵始終焉終綱目書子生五皆有故者也是故據以反終則書生

弗陵以危嫡則書生宋劭以元凶則書生魏洵以叛父則書生魏詡以太后之倖則書生

皇子弗陵生

子生不書此何以書危太子也

弗陵母曰河間

今直隸河間府

趙婕

接

仔

予○婦官倥言接幸於上仔美稱也

居鉤弋宮

趙婕仔手可反屈如鉤故以名宮

任

平聲身懷孕也

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乃命門曰堯母門

司馬溫公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慎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竒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江充見上年老恐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言上疾祟

歲○神禍也在

巫蠱於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以巫蠱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充因言宮中有蠱氣上乃使充入宮充掘地求蠱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因曰今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

遂從德計七月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自臨斬之罵曰趙虜

前亂乃

汝也

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使舍人持節夜

入宮白皇后發兵蘇文亡歸甘泉言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

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

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堅

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帝病困疑有變上於是從甘

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丞相將之太子亦矯制

赦長安中都官

上林水司空
主囚徒官也

囚徒命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

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

引兵毆肆市人數萬至長樂

宮名在西
安府治西

西關下逢丞相軍合戰

五日太子兵敗南奔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
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
之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大怒
下吏責問勝之皇恐自殺詔收皇后璽殺后自殺上以爲任安
老吏欲坐觀成敗有兩心與田仁皆要腰斬諸太子賓客嘗出

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上怒甚羣下憂懼不

知所出壺關

今山西潞安府壺關縣

三老茂上書曰皇太子爲漢適

嫡嗣

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
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薨皇太子造
飾姦詐羣邪錯謬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

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盜父兵以救難

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

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

敢言辯士不敢說稅臣竊痛之書奏天子感悟然尙未顯言赦

之也太子亡東至湖今河南河南府閿鄉縣○閿音焚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

賣履以給太子發覺八月吏圍捕太子太子自經皇孫二人皆

并遇害初上爲太子立博望苑在西安府城北義取廣博以觀望也使通賓客從

其所好故賓客多以異端進

致堂胡氏曰武帝爲人君父而致太子反有十失焉與諸子疏而后希得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爲置賢師傅而令太子自通賓客五

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爲核實六也縱方士女巫出入宮掖
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盡爲蠱九也信使
者妄言而遣發兵捕斬太子十也若太子之罪特在於不
亟詣上自歸而從石德之計耳然旣斬充而亟走甘泉猶
可幸於見察乃白后發兵與丞相戰是真反矣尚何言哉
武帝意廣欲多窮兵黷武大興土木巡遊不休民力旣殫
盜賊蠱起而後大禍及其子孫其亦宜矣向使遵文景恭
儉之規明春秋首惡之義自家刑國措世安甯則豈有是
哉○明春秋首惡之義史記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
者必陷篡弒之
誅死罪之名

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他意
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
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
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

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大鴻臚

鴻臚

也臚傳也所以

傳聲讚導賓客

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

光

橋上

在西安府西北橫門

外郎中

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

下聞而悲之

是歲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

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

同豫

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

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

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

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

宮中獄名

夫人還

願帝曰趣

促

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

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

上聲

其母乎帝曰然是非

兒曹

輩也

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

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

之也

致堂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

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脩著爲漢法

藏之宗廟責在大臣鉤弋雖欲竊位驕恣烏

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之耳

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

太子據衛后所生故稱

詔公卿將

軍中二千石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此

從吏收縛曰昔蒯聵

會

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

春秋哀公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解見下胡氏斷

衛太子得罪先帝

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

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不疑名重朝

廷廷尉驗治本夏陽

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

人姓名方遂居湖有故太

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

誣罔不道要

腰斬

致堂胡氏曰蒯瞶衛靈公之世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瞶之子輒遂自立以拒蒯瞶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瞶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春秋於趙鞅納蒯瞶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爲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下令叱使收縛亦足以成獄而議刑矣不必引春秋也霍光不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漢宣帝

皇孫鷺生○

皇孫生不書書鷺生何鷺王政君所生也王氏之孫漢之中否自鷺生始矣故謹書之

皇太

子所幸司馬

複姓

良娣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后擇後宮家

人子得元城

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

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繡衣御史

賀之孫女也是歲生成帝於甲館

同觀音貫

畫堂

甲者甲乙之次畫堂彩畫之堂爲

世適

嫡

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鷺

鷺

字太孫常置左右

漢成帝

冬十一月廢皇后許氏初許皇后與班婕妤皆有寵上嘗遊後

庭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

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

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

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聽乃不食禽獸肉王感之而勤政事

今有

班婕妤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

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

農粹歲

有宣帝時披香

殿

博士淖

開

好也方成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漢以火德王故云

姊子

弟俱

爲僖仔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婕妤

祝

書詛

阻去主上

許后廢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脩正尙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

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

求共

供去聲

養

去聲

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

漢光武
帝

冬十月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綱目書廢后多矣未有繼書立后者

繼書立陰氏著郭氏所以廢也是故有陰氏而後郭氏廢有郁

久閻氏而後乙弗氏廢有武氏而後王氏廢綱目皆聯書之所
以志禍本也郭后寵衰數懷怨對上怒之廢后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稱慶邳惲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不可勿亂大倫使天下有議社稷者諷帝勿動

搖太子也帝曰惲善恕己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

六月廢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於是太子意不自安願備藩國則何以直書廢后廢矣太子欲不廢得乎書曰廢太子所以深探其情也 郭后既廢

太子彊意不自安邳惲說太子曰久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

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詔曰春秋之議立子以

貴春秋隱公元年公羊傳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 東海王

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皇太子彊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

情重

難也

久違之其以彊爲東海王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陽夏袁氏曰夫建太子所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宜遵正道以爲後世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旣多嫡子遷位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彌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亦何以過乎

秋八月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上大會羣臣問誰可

傅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

曰今陛下生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

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

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

爲少傅賜以輜

支車

載衣物車前後皆蔽

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

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

漢明帝

三年春二月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烜

丹入聲

爲皇太子后援之

女也光武時選入太子宮能奉承陰后傍接同列禮則脩備上下安之遂見寵異及帝卽位爲貴人時后前母姊女賈氏亦以選入生皇子烜帝以后無子命養之謂曰人未必當自生子但

患愛養不至耳后於是盡心撫育勞悴過於所生太子亦孝性

純篤母子慈愛始終無纖介之間后常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

若恐不及及有司奏立長秋宮

皇后宮也

帝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

貴人德冠

貫

後宮卽其人也后卽正位宮闈愈自謙肅好讀書

常衣大練

熟絲
繪也

裙不加緣

硬飾也

朔望諸姬主

公

朝謁望見后袍

衣疎麤以爲綺

起○

穀解○

細綾縠縞紗

就視乃笑后曰此縉

情

特宜染色

故用之耳

漢章帝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故太

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

注

雨之應夫外

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

子不當與先帝之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帝省

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寶之

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爲上今

數

朔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卧而欲先營外家之

封遼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

但當含飴

移也

弄孫不能復關政矣

雪航趙氏曰嗚呼明德斯言誠萬世母后之龜鑑也方之呂后封王諸呂孝元王后封諸弟爲侯豈不大有懸絕乎良由伏波將軍忠義之德垂式于後觀其戒兄子嚴敦之書足以知其義方家教之善也明德爲貴人時德冠後宮暨母儀天下愈崇儉素后兄廖嘗慮美業難終上書勸成德政借喻之言足以匡扶治教忠賢萃於一門兩漢外戚無一可擬者

猗歟休哉

七年夏六月廢太子慶爲清河王立子肇爲皇太子○

太子慶以無罪

見廢原於竇后之誣陷也自光武寵陰后而廢太子故肅宗踵而行之如出一轍詎謀不足以詔後嗣服不足以增光書之于册皆可

初帝納扶風

今陝西鳳翔府

宋揚二女爲貴人大貴人生太子

慶梁竦二女亦爲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爲

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爲厭

煙入聲

勝之術乃廢慶爲清河

今山東東昌府

恩縣

王以肇爲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黃門蔡倫案之皆飲藥自

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敕皇后

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

漢和帝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爲皇后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

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

傳選入宮爲貴人恭肅小心勅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

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隸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及爲皇后郡國

貢獻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

請謙讓故兄隲質終帝世不過中郎將

漢安帝

九月廢太子保爲濟陰

今山東東昌府

王后讓太子故也

漢順帝

陽嘉元年春正月立貴人梁氏爲皇后帝欲立后而貴人有寵

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採

會

籌以定僕射

夜

胡廣等諫曰恃神

任筮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

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乘

氏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鉅野縣

侯商之女選爲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

夫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

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立以爲后

漢靈帝

冬十月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以王甫之譖也

漢獻帝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爲王太子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

子昂下氏生四子不彰植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下氏爲繼室

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欲以爲嗣以函密訪於外

尙書崔琰露版

露不封也版木版爲書也

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

公羊傳隱公元

年立嫡以

五官將

丕嘗爲此官

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不

使人問大中大夫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

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他日操屏

丙

人問詡

詡默然不對操問其故詡曰屬

祝

有所思故不卽對耳操曰何

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

袁紹字本初有三子譚熙尙紹愛幼子尙以爲後出長子

譚爲青州刺史後兄弟相攻爲曹操滅劉表字景升有二子琦琮表愛幼子琮及卒琮嗣未幾曹操軍至琮降

操大笑

晉武帝

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太子納妃罕書而此書之者所以志亡晉之本且又逆賊之女也

晉主

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賈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納其女晉主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氏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爲請至是荀勗又與荀顛以馮紆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晉主遂從之賈妃年十五長太子二歲妒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

晉武帝

晉立后楊氏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晉主初聘后前后從女弟后叔

父珧搖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

宗廟異日得以免禍晉主許之竟立后而以駿爲將軍封侯駿驕傲自得鎮軍胡奮謂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

天子以天下爲家故稱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

冬晉以衛瓘爲尙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爲嗣瓘

欲啟而不敢會侍宴凌雲臺

在河南河南府洛陽縣魏文帝所築

瓘陽醉跪晉主

前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

晉主所坐牀也

曰此座可惜晉主意悟

因謬曰公真大醉邪賈充密遣人語

去聲

賈妃云衛瓘老奴幾破

汝家

南湖丁氏曰不可則止是謂大臣見幾而作斯爲君子瓘以晉惠不堪爲帝嗣乃撫御牀而有此座可惜之語使帝聽之而亟廢之而別立之則瓘之計遂而身安矣然其一言階禍旣爲帝所疑又爲賈妃所怨而瓘卽黜焉瓘之危如朝露矣若知其不可而見其先幾則或遠遁或佯狂以避惠之立以消賈之怨可也夫何復相於惠而竟滅其族此蓋孰榮賈禍之至戒矣

晉武帝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遙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遙

年五歲牽帝裾

居○衣後裾

入闈

暗

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

令

平聲

照見人主帝奇之嘗稱通似宣帝

司馬懿

故天下咸歸仰之

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通明慧故無廢立之心

晉惠帝

立皇后賈氏

遂昌尹氏曰立后國之吉禮必有盛儀若滅裂爲之則非
尊祖承祧之意若必備六禮則國有大喪豈宜行此况嗣
君方當痛割之初乃於是日卽舉其典何邪且賈氏旣爲
元妃位號已定婦人初無外事與人君繼位不同若徐徐
從吉亦未爲晚不然則少須易月之後猶云可也今乃汲
汲正位遂與太后並尊畧無婦姑之別賈氏逆亂之禍自
此萌矣綱目上書帝崩次書尊皇太后次書立后賈氏比
而觀之其義曉然在中然則賈氏之惡豈待他時弑姑殺
子亂政敗國而後見哉吁

元康元年春三月皇后賈氏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爲庶人○

婦廢其姑大惡也故斥書賈氏

賈后不以婦道事太后又欲預政而為楊駿所

抑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賈后使黃門董猛與觀

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報楚王瑋瑋許之乃求入朝至是觀肇

啟帝夜作詔誣駿謀反命東安

故城在山東青州府浙江縣南

公繇

琅邪武帥王之子

殿中四百人討之瑋屯司馬門

天子門有司馬主武事故命

皇太后顙帛為

書射

石

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殿中

兵出燒駿府駿逃于廐就殺之遂收洮濟

俱駿弟

夷三族洮臨刑

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

宗廟中藏神主石室

繇不聽賈后矯詔送太后

于承甯宮有司奏請廢太后為庶人詣金墉城詔可

夏六月皇后殺太宰亮太保攏及楚王瑋

亮攏惡楚王之剛懷欲去其兵權孽

后乘隙使楚殺亮瑾而楚亦不免綱目不復分別皆以后殺書之蓋楚爲后殺二人而尋以專殺受戮雖曰假手於楚其實皆賈氏殺之耳書法原情定罪歸惡於賈宜矣 大宰亮太保瑾以楚王瑋剛愎鬪○好 狠也

殺謀遣瑋之國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勸瑋自昵

銀入聲近也

於

賈后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瑾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因將軍李肇矯稱瑋命語亮瑾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瑾且患二公秉政已不得專恣六月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爲伊霍之事

伊尹放太甲霍光廢昌邑王

王宜宣詔屯諸宮門免

亮瑾官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遣宏肇以兵圍亮府清河王遐收瑾亮遂爲肇所執與世子矩俱死初瑾爲司空帳下督榮晦有罪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瑾輒殺瑾及子孫共九人張華使

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既誅二公則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

安宜以專殺之罪誅之遂執瑞斬之宏盛夷三族衛瓘女與國

臣

瓘官屬如主簿劉繇等

書曰先公名諡未顯一國無言春秋之失其咎

安在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

翻

搥登聞鼓訟瓘寃乃詔族誅

榮晦追復亮瓘爵位諡亮曰文成諡瓘曰成

二年春二月皇后賈氏弑故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時太后尙

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賈后覆而殞之

皇后殺故太子遼

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遣黃門孫慮至許昌逼太子殺之

夏四月趙王倫廢皇后賈氏爲庶人殺之遂殺司空張華僕射

裴頠自爲相國追復故太子位號○

皇后書弑恒也此其書殺何弑逆之賊也然則曷爲

不書誅不以討予倫也其不以討予倫何倫志將竊國則非義
討矣張裴附賊后者也則何以書官不予倫之專殺也其書遂
殺何殺后遂殺某某則其爲后黨明矣故太子位號詔復之也
曷爲不書詔策賈氏之必殺太子然後借以罪之者倫之本謀
也不書詔復而係之倫所以
著倫志也綱目之旨深矣趙王倫宣帝子矯詔敕三部司馬曰

中宮與賈謐等殺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不從者誅三族衆

皆從之遣齊王冏

武帝弟齊王攸之子

將百人排閣

蛤

迎帝幸東堂召賈

謐斬之遂廢后爲庶人倫陰與孫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且報

宿怨

元康六年趙王倫用孫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乃因求錄尙書事張華裴頠固執不可倫秀由是怨之乃

執張華裴頠等於殿前皆斬之夷三族倫送賈庶人於金墉城

誅董猛孫慮程據等於是倫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

孫秀等並據兵權倫素庸愚復受制於秀秀爲中書令威權振

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詔追復故太子適位號立臧子

爲臨淮

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

王有司奏尙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

誣志在苟免請禁錮終身從之倫遂矯詔遣使齎金屑酒賜賈后死於金墉城

晉惠帝

二月成都王穎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

宋文帝

閏月宋子劭生初袁皇后生皇太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

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即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

戶外禁之乃止以尙在諒闇庵故祕之至是始言劭生

宋主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

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元皇后悲恨而殂由是太子劭深

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大主家主與劭濬信惑

之劾濬多過失數爲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
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爲巫蠱琢玉爲宋
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事覺宋主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
命宋主遣中使切責劾濬赦不誅至是乃欲廢劾賜濬死先

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送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駿
素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鐸建平王宏皆爲宋主所愛鐸妃
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立鐸湛之欲立誕僧
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願以義割
恩略小不忍不爾但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
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
可不慇懃三思宋主與湛之屏_丙人語或連曰累夕常使湛之
自秉燭繞壁簡行慮有竊聽者旣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

十四卷分類車馬
卷二
澹澹馳報劭劭乃謀爲逆夜呼前中庶子蕭斌左衛率

太子自屬袁

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

過不能受枉明日當行大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

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力奉令淑叱之曰卿

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眎勉

邪視也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旣克之後

不爲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

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

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

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邵使登車又辭不上

劭命殺之門開而入令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閣拔及徑上

合殿

在紫宸殿北

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

尙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湛之驚起
兵入殺之江湛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
兵殺之并使人殺潘淑妃濬時在西川府聞臺內喧譟不知事
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爲俄而劭馳召濬濬入見劭劭曰潘淑妃
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遂卽位下詔曰徐
湛之江湛弒逆無狀今罪人斯得可大赦改元太初

秋八月魏太子恂有罪廢爲庶人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

魏孝文帝

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灼胡服中庶子高道

悅數朔切諫恂惡之謀輕騎奔平城魏舊都手及道悅於禁中魏

主大駭引見羣臣議欲廢之太傅穆亮太保李冲免冠謝帝曰

大義滅親古人所貴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恒即山西朔今大同大同府朔州

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上聲之乃社稷之憂也乃廢恂為庶人

置於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無鼻城以兵守之

魏主宏殂於穀塘原以嗣子屬司徒總又遣詔賜馮氏死后馮氏伏誅太子恪立

是為世宗

宣武帝

魏孝莊帝

魏立肅宗嬪爾朱氏為后肅宗何魏主其叔也立后書氏恒也書曰立肅宗醜之甚矣然則其

不黜魏主何兼帝榮女先為肅宗孝明嬪榮欲魏主納以為后魏

主疑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嬴入侍左傳僖公十七年晉惠公

夷吾太子留質於秦秦以晉質妻之二十一年子圉逃歸是為懷
公故嬴氏號懷嬴二十三年晉公子重耳奔秦秦伯納女五人

懷嬴與焉懷嬴

文公之姪婦也

事有反經合義陛下獨何疑焉遂從之榮甚悅

致堂胡氏曰反經合道先儒釋經之言而道之盡也反猶
背也經即常也既已背常能合道乎此言既行世之違犯
正理者輒以自解其賊道多矣或曰如舜不告禹傳子湯
放桀武王誅紂周公殺管叔仲尼出妻若此者非反經乎
曰此聖人處事之變是之謂權權者猶衡之石焉進退前
卻與所懸之物輕重適等故雖權也而輕者不使之重重
者不使之輕乃所以為經也故權者道之中處也濟經而
有權則道之用不窮非聖人不能與豈變詐亂倫之謂哉
祖瑩之言違道甚矣晉文之失又何效焉正家者治國之
本初政者治亂之源魏子攸惑於邪說而不能辨揚於強
臣而不能正早墜厥命於是乎在矣

梁武帝

及太子卒梁主欲立其長子華容公歡為嗣銜

鹹○

其舊事猶

豫人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太子朝野多以

爲不順侍郎周宏正以嘗爲綱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

年所願殿下抗目夷之義

目夷即司馬子魚春秋宋桓公庶子而太子茲父庶兄也桓公疾茲父請

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遂走而退

執子臧之節改澆

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

吳太伯仲雍讓國於季歷後季札又讓國於諸樊

綱不能從

周靜帝

周立肩耆氏

秋七月周以楊堅

后

爲上柱國大司馬

隋高祖

冬十月廢太子勇爲庶人初帝使太子勇叅決政事時有損益

帝皆納之勇性寬厚率意任情無矯飾之行帝性節儉勇嘗飾

蜀鎧

愷○甲也

帝見而不悅後遇冬至百官皆詣勇勇張樂受賀帝

不悅下詔停之自是恩寵始衰漸生猜阻勇多內寵昭訓雲氏

尤幸其妃元氏無寵遇疾而薨獨孤后意其有他深以責勇然

昭訓自是遂專內政生儼裕筠云諸姬子又數人后彌不平遣

人伺求勇過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

數朔稱廣賢帝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丙匿美姬於別室惟留

老醜者衣以緇瞞綵無文給事左右帝見之喜由是愛之特異

諸子司馬張衡爲廣畫奪宗之策廣問計於安州今湖廣總管

宇文述述曰廢立大事未易謀也能移主上意者惟楊素耳乃

結素弟約時爲大理少卿以白素素入侍宴微稱晉王孝悌恭儉有類

至尊后曰公言是也素因盛言太子不才后遂遣去素金使贊

帝廢勇立廣勇頗知之憂懼計無所出使人造諸厭煙入勝鎮

也帝又使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還言勇怨望恐有他變帝益

疑之十月使人召勇帝戎服陳兵御武德殿集百官諸親引勇
及諸子列於殿庭宣詔廢勇及其男女並爲庶人帝詔東宮官
屬切責之皆惶懼無敢對者洗馬李綱獨曰廢立大事今文武
大臣皆知其不可而莫敢發言臣何敢畏死不一爲陛下別白
言之乎太子性本中人可與爲善可與爲惡向使陛下擇正
人輔之足以嗣守鴻基今乃以唐令則爲左庶子鄒文騰爲家
令二人惟知以絃歌鷹犬娛魚悅太子安得不至於是邪此乃
陛下之過非太子之罪也又曰自古國家廢立豈嫡鮮不傾危
願陛下深留聖意無貽後悔帝不悅罷朝會尙書右丞缺有司
請人帝指綱曰此佳右丞也卽用之

唐高祖 唐立世子建成爲皇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

遂昌尹氏曰觀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
王高祖且不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况有天下之大哉高
祖有言今日破家滅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是則唐
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
時盍召建成明諭以其基業所由興之故非世民無以有
今日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乃之
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退阻之地世民苦遜
則質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至再至三表裏面背始終無
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必至於兩全而後已則父子之道得
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矣惜乎計不
出此厥後骨肉相殘

爲古今之大惡悲夫

瓊山邱氏曰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蓋本諸此是時高祖
在御建成爲太子固無恙也而高祖乃爲秦王開府置屬
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欲何爲哉昔漢武帝爲
景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
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
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

猶以爲非說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使
之曰夜聚徒黨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
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
奪太宗幾危而所以爲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
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推刃同氣喋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
太宗爲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有慙德亦或以此哉
華陽范氏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
獻公使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
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
則儲位安矣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欲立之能爲太
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
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以王魏之賢猶如此况庸人
乎

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元
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
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

謂誅管蔡

以安家國存亡之

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元齡
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
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
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
免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率更丞王暉質密告世
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蠟殺之
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爲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
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
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眾曰大王以舜
爲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

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

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也世民命卜之幕僚

幕府僚屬

張公謹自

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

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

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

午爲經天謂晝見午上爲不臣兵起也

傳奔密奏太白見

現

秦分秦王當有天下

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

弟專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

王世充竇建德

報讎臣今永遼君親亦實

恥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鞠

鞠○推窮罪也

問汝宜早參明日

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元武門建成元吉俱入叅至臨

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

石

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

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知之何蕭瑀陳叔達曰
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
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
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遂立世民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悉太

子處決然後奏聞

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

華陽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
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
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
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
也昔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封之管蔡啟商以叛周而周
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
管蔡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
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
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
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

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爲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唐太宗

立如長孫氏爲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爲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如嬪甚有內助及爲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

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晨謂報曉

索蕭索也周書牧誓篇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以喻紂惟婦言是用也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

固問之終不對

無怠后兄與上爲布衣交加以外戚有安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

者數朔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

國政呂霍上官

漢高后時呂產呂祿昭帝時上官桀上官安可
宣帝時霍山霍禹等皆以外戚謀反伏誅

爲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

長樂公主將出降勅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
漢明帝欲封王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
奈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
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
社稷之臣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
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
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皇后長孫氏崩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略古事

因而獻替志

志

益宏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妃嬪以下無不愛

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爲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

后不許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

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

大事不可數

朔

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爲奈

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元齡以

謫歸第后曰元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

之本宗因緣葭

嘉

苻

孚

○漢中山王傳葭苻之親葭蘆也苻其

筒中白皮至薄者言其輕薄而附者也

以致祿位旣非德舉易致顛危欲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

無益於人願勿以邱壠勞費天下但因山爲墳器用瓦木可也

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

丙

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

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爲女則三十卷至是宮
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
非不知天命而爲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
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元齡使復其位

以武氏爲才人

女官名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外有才人

才人不書此其書何謹亂始也而高宗之

慙德不可掩矣

故荊州都督武士護

黃入聲

女後名壘壘同照

年十四上聞其美

召入後宮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

○

承乾不子太宗有以啟之矣故謹書之

夏四月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太子貶魏王

泰爲東萊郡王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魏王泰多能有寵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太子畏其逼陰養刺客紇干承基等謀殺之吏部尚書侯君集怨望以太子暗劣欲乘讐圖之因勸之反太子大然之駙馬都尉杜荷謂之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會

承基坐事繫獄當死上變告太子謀反敕大理中書門下參鞠

鞠○推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

窮罪也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

上從之詔廢承乾爲庶人幽之君集荷等皆伏誅承乾旣獲罪

魏王泰曰人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忌亦勸之長

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乃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時年十六
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
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乃降泰爵東萊

今山東萊州府郡王幽之北苑

上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
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而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
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福舟民猶水也君猶
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致堂胡氏曰太宗深知太子懦弱謂無忌黨其甥是也無
忌言儲副不可數易亦是也然太宗胡不於廢承乾時熟
察諸子而慎選之乃聽無忌而舍吳王至是則不可易矣
故曰君子慎始始之不圖終悔無及又曰凡爲人謀猶不

可不忠况爲君父謀乎爲君父謀雖薄物細故猶不可不
得其當况建太子乎無忌以懿戚居輔相所宜援立英果
以靖國家乃私於其甥擁護晉王其意以爲晉王旣立則
可以長保富貴也爲國則輕爲身則重其不忠莫甚焉然
曾不幾何困於誣罔竟被誅絕不能自明於是向之所以
自營者適所以自伐亦可以爲大臣謀國置嗣不忠者之
戒矣

充容

九嬪之一

徐惠

徐孝德女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太宗召爲才人後進爲充容

上疏

曰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營繕相繼服玩華靡夫以有盡之農
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護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非常安
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
實迷心之醜毒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後上善
其言甚禮重之

唐高宗

五年春三月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

昭儀不書書武氏志禍始也直書太宗才

人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故魏主以爾朱爲后則書肅宗嬪高宗以武氏爲昭儀則書太宗才人皆惡其瀆倫也綱目之筆嚴矣

哉

初蕭淑妃有寵王后疾之上之爲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才

人武氏而悅之太宗崩武氏出爲尼忌日上詣寺行香見之泣

后聞之陰令長髮納之後宮欲以閒淑妃之寵武氏巧慧多權

數初入宮屈體事后后數

朔

稱其美未幾大幸拜爲昭儀

婦官名漢

元帝置昭儀元魏置左右昭儀視大司馬北齊文宣時比丞相唐爲九嬪

后及淑妃寵皆衰更相與

譖之上皆不納昭儀欲追贈其父而無名故託以褒賞功臣徧

贈屈突通等而武士護預焉

以長孫無忌子三人爲朝散大夫王皇后蕭淑妃與武昭儀更

相譖訴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
后出昭儀潛扼殺之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矣卽
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
因泣數上聲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恐大臣不
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
爲朝散大夫仍載金寶繪情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
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上與昭儀皆不悅而罷禮部
尙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

華陽范氏曰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以爲
重矣高宗欲利誘無忌使之從已無忌苟能辭官反賜使
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不知出此卒
致武后之怨來奸臣之謀高宗無足議焉惜乎無忌之不

學也

冬十月廢皇后土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

百官朝后於肅儀門故后王氏淑如蕭氏並囚於別院上嘗念

之閒

諫行微行也

至其所呼之王后泣對曰至尊若念疇昔使得

再見日月幸甚上曰朕卽有處置武后聞之大怒遣人斷

短去

上聲

手足投酒甕中曰令

平二嫗於去聲

骨醉數日而死又斬之后

數見王蕭爲崇

歲○崇禍也

如死時狀故多在洛陽不敢歸長安

冬十月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皇后決事綱目一書而已矣

上初苦風眩

不能視百司奏事或使皇后決之后性明敏涉獵文史處事皆

稱

法聲

旨由是始委以政事權與人主侔矣

廢太子賢爲庶人立英王哲爲皇太子○

宏賢皆武氏所出宏既醜死賢又廢黜殘

忍一至於此蓋凶悍之性乃其所素有者故始焉扼殺其女以陷王后而終焉廢殺二子以逞其欲婦人陰險可畏未有若是之甚者

唐中宗

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裴炎固爭

諍

中宗怒曰我以天

下與韋元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懼白太后密謀廢立太后

集百官於乾元殿勒兵宣令廢中宗爲廬陵

今江西吉安府

王中宗曰

我何罪太后曰汝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何得無罪乃幽於別所

立豫王旦

中宗弟

爲皇帝妃劉氏爲皇后永平王成器爲太子廢

太孫重照爲庶人改元文明旦居別殿不得有所預政事皆決

太后

景龍元年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潰會而

死

○天子在上太子無故稱兵何不以反書之三思崇訓濁亂宮闈罪惡貫盈將危社稷重俊不忍憤憤之心起而戮之

故綱目書起兵書誅所以正三思崇訓之罪爾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

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

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思崇訓於

其第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閣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

安樂公主上官婕妤登元武門樓以避之上俯謂多祚所將千

騎

隸左右羽林初太宗謂之百騎則天時增爲千騎後中宗增爲萬騎

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

爲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

眾皆潰太子亦爲左右所殺

許州

今河南開封府許州

叅軍燕欽融上言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楚客

圖危社稷上面詰

乞

之欽融抗言不撓楚客矯制撲殺之上意

怏怏由是后及其黨始懼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

幸於后恐事泄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以已爲皇太女乃相與

合謀於餅餠

淡○麪食

中進毒中宗崩韋氏祕不發喪召宰相入禁

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

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爲太子

皇后知政事相王旦

唐宗

叅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與皇后嫂叔

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爲禮遂率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

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卽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
諸韋勸后遵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
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后
安樂公主謀去之

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爲平王以鍾紹
京劉幽求叅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雌

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上將立太子以宋王成器嫡長平王隆
基有功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苟
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曰除天下之
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整社稷之危救君親之難論功語

德無可疑者上從之

唐睿宗

宋璟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幽王皆爲刺史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張說

悅○是年正月以張說同平章事

曰此必姦人欲離間

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爲同州

今陝西西安府同州

刺史幽王

守禮爲幽州

今西安府邠州

刺史太平公主蒲州

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安置命太

子監國

唐元宗

立皇子嗣真爲節

情○今山東兗州府嶧縣

王嗣謙爲皇太子上長子嗣真

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娼進有寵故立之

致堂胡氏曰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爲儲貳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廢皇后王氏

上寵武惠妃欲廢后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

上名佩之事覺廢爲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霹靂木雷所震之木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

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瑤

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尙咸宜公主

武惠妃女常伺

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

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爲慶今三子皆已成
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
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帝信
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
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
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
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
豫未決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
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
子得無動

華陽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後則天性滅爲仇讎置相可不慎哉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楊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爲庶人尋賜死

秋七月册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爲貴妃初武惠妃薨開元

二十五年惠妃武氏薨追諡貞順皇后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

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納太真宮中不替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

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册爲貴妃贈其父元琰兵部尙書

以從兄銛織為殿中少監錡奇為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

寵貴赫然楊釗昭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從軍於蜀至

長安見諸妹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

遂昌尹氏曰開元二十三年書冊壽王妃楊氏至是又冊
韋氏則楊氏為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皇奪而有之則亂
三綱絕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彼之妻作新臺於
河上而要之釋者謂彼妻自齊以來未至於衛而宣公為
臺以待其至是時國人猶且惡之烏有十年子婦而可奪
之為已有耶綱目直書其惡甚矣不遂為狄所滅豈非幸
歟○衛宣公為其子伋妻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
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作詩以刺之見邶風

新臺
之篇

以貴妃姊子為國夫人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為嬖出入宮掖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

人

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克

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

風

今陝西鳳翔府

徐圖去就眾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

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旣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

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

臯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

回也

馬欲西建甯王倓

談

與李

輔國執鞚

控○馬勒也

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

復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舉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

賊克復一京

西京長安東京洛陽

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

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爲兒

女之戀乎廣平王俶

東○俶倓皆太子之子

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

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

飛龍廐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

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

必得其用且宣旨欲傳位太子太子不受

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為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

書太子即位何無所受也直書其事貶義自見矣

初太子至平涼朔方留後杜鴻漸水

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

衣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

屯兵之所靈武

即靈州

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

發河

今陝西都衛

隴

今陝西臨洮府

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

乃使酒奉牋於太子會河西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游盛治宮室幃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

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

傳位太子之命

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

日卽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華陽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

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致堂胡氏曰元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元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

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元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歟

五代
唐莊宗

唐立夫人劉氏爲后郭崇韜位兼將相權侔人主性剛急遇事輒發變倖僥求多所摧抑宦官朝夕短之崇韜扼腕不能制先是唐主欲以劉夫人爲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曹氏素惡

劉夫人崇韜亦屢諫唐主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爲皇后則伶官輩不能爲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請立之

致堂胡氏曰崇韜希莊宗邪心請立非所宜立將以自安反以自族嗚呼豈不足爲持祿迷邦者之戒哉

宋太祖

宋主尊其母杜氏爲太后后定州安喜縣名今廢人治家嚴而有法

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

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

悄然悚動之貌

不樂左右進曰臣聞

母以子貴

公羊傳隱公元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后曰吾

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宋主再拜曰謹受教

宋太宗

秋八月立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大赦太子旣立廟見

現

還宮

京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召寇準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

語

去聲

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

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

拜至沈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宋仁宗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時尙美人楊

美人俱得幸數

朔

與皇后忿爭一日尙氏於帝前有侵后語后

不勝

升忿批手擊之也

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帝頸帝大怒內侍閤

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
故夷簡有憾於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
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况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
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如玉京冲
妙仙師居長甯宮臺諫章疏果不得入於是中丞孔道輔率諫
官范仲淹孫祖德宋庠劉渙御史燕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

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

殿門闔不爲

去聲

通道輔扣銀

還○門銀也

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

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

去聲

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

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

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爲法邪夷簡不能答卽奏言伏閣

給

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輔知秦州仲淹知睦州

今浙江嚴州府

德等罰金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

之簽書河陽判官富弼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

仲淹等不聽

帝有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聽政帝得暴疾詔請皇太后權同處
分軍國事后乃御內東門小殿垂簾宰臣日奏事后性慈儉頗
涉經史多援以決事中外章奏日數十上一一能記綱要有疑
未決者則日公輩更議之未嘗出己意簡柅你曹氏太后及左
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宮省肅然

宋英宗

十一月帝有疾十二月立子頊

旭

為皇太子大赦時帝久疾韓

琦入問起居因進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

頷撼○點頭

之琦請帝親筆指麾帝乃書曰立大王為皇太子

琦曰必頷王也煩聖躬更親書之帝又批於後曰頷王頊琦即
召學士承旨張方平至福宵殿草制帝憑几言言不可辨方平

復進筆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太子既立帝因泣然下淚文彥博退謂琦曰見上顏色否人生至此雖父子亦不能不動也

宋哲宗

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上言乞復遵裕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起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思○心動也馴旬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栗而退

宋高宗

育太祖後子偁之子伯琮于宮中賜名瑗院元懿太子卒帝未
有後范宗尹嘗造膝請建太子帝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
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落可憫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

慰在天之靈於是詔知內外宗正事令廣選太祖後將育宮中

會上虞

今浙江紹興府上虞縣

縣丞婁寅亮上書曰先正

謂范鎮也

有言太祖

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也

真宗也

取宗室育之

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仁宗感悟其說召英宗入繼大統文子文

孫

周書立政篇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

宜君宜王

詩大雅假樂篇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注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

諸侯也王天子也庶為諸侯嫡為天子

遭罹

離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陞

下一人而已屬

近也

者椒寢未繁前星

晉天文志心三星中曰明堂天子位前星為太子後

星為庶子

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

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

徽宗年號

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

濮安懿王

英宗生親也

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

太祖陵也

之後寂

寥無聞僅同民庶藝祖

始祖也
謂太祖

在上莫肯顧歆此金人所以未

悔禍也望陛下於伯字行內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

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繫

人心之望書奏帝讀之大感歎至是選秦王德芳

太祖次子

後朝奉

大夫子偁之子伯琮入宮命張婕妤鞠

養也

之生六年矣其後吳

才人亦請於帝乃復取秉義郎子彥之子伯玠命才人鞠之皆

太祖後也尋以伯琮爲和州

今江南和州

防禦使賜名瑗

宋光宗

二年

金明昌二年

冬十一月帝有事于太廟后殺貴妃黃氏翌日郊

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初帝欲誅宦者近習懼遂謀離間

諫

三宮

壽皇及帝并后也

帝疑之不能自解會帝得心疾壽皇構得良

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於皇后曰太上合蛤藥一大丸

俟宮車過卽投藥萬一不虞奈宗社何后觀藥實有心術憾也

之頃之內宴后請立嘉王擴爲太子壽皇不許后曰妾六禮所

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壽皇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於帝

謂壽皇有立庶意帝惑之遂不朝壽皇一日帝浣綬手濯也宮中

覩宮人手白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同於帝啟之則宮人兩

手也后又以黃貴妃有寵因帝祭太廟宿齋宮后殺貴妃以暴

卒聞翌日合祭天地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而罷帝

旣聞貴妃卒又值此變震懼增疾不視朝政事多決於后后益

驕恣壽皇聞帝疾亟往南內視之且責后后怨愈深

宋理宗

立皇后謝氏后天台

今浙江台州府天台縣

人丞相深甫之孫也生而顰

離○黑翳意○

蔽也一目父渠伯早世產業破壞后躬親汲任帝卽

位議擇中宮楊太后以深甫有援已功命選謝氏女謝氏獨居

在室兄弟欲納入宮諸父擯舉伯不可曰卽奉詔納女當厚奉

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事奚益會元夕縣有鵲來巢燈山眾

以爲后妃之祥擗伯不能止乃共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軫良已

膚蛻退瑩白如玉醫又藥去翳遂與賈涉女同入宮賈女有殊

色帝欲立之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正中宮左右亦相竊語

曰不立眞皇后乃立假皇后邪帝不能奪賈妃專寵後宮后處

之裕如不以介懷太后益賢之帝禮遇日加

元世祖

十八年春二月皇后宏吉刺氏崩后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

政左右匡正與

預

有力焉宋亡幼主

宋恭宗

入朝后不樂帝曰江

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
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
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貽子孫子孫
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
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元武宗

置太子右衛率

同帥○太子官屬

府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

牙敦領府事取河南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
有之今置右府何爲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

取安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移文千里取兵

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竇慮不及此家令薛居

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爲去聲署行語去聲之曰太子潛

龍也當勿用之時爲飛龍之事可乎易乾卦初九潛龍勿用九五飛龍在天遂止

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約字議者勿敢

明太祖

立妃馬氏爲皇后上初渡江時后嘗謂上曰今豪傑並爭雖未

知天命所歸以妾觀之惟以不殺人爲本人人心所歸卽天命所

在上深然之至是冊立爲皇后上因謂侍臣曰昔光武勞去聲馮

異曰倉卒狎無蕪閩羹呼亭豆粥薄駝沱駝河麥飯厚意久不報

語在光武建武六年朕念皇后起布衣常倉卒自忍飢餓懷糗丘上聲餌乾飯也

耳○稻餅也

食寺

朕比之豆粥麥飯其困尤甚昔長孫皇后

唐太宗當

隱太子

太宗兄

建成構隙之際內能盡孝謹承諸妃消釋嫌疑朕素

爲郭氏所疑徑情不恤將士或以服用爲獻后輒先獻郭氏慰
悅其意及欲危朕后乃爲寬解卒免於患尤難於長孫皇后也
朕或因服御詰怒小過輒勸朕曰王忘昔日之貧賤邪朕爲惕
然家之良妻猶國之良相豈忍忘之罷朝因以語后后曰妾聞
夫婦相保易君臣相保難妾安敢比長孫皇后但願陛下以堯
舜爲法耳

秋八月皇后馬氏崩后性恭儉服澣

纓

濯之衣每誠諸王妃公

主曰爾等生長富貴當爲天地惜物接如嬪有恩被寵生子者

待之加厚太子諸王雖愛之甚篤勉令務學有以器皿衣服相
尚者必切責之上常前殿決事或震怒還宮必問今日處何事
怒何人因言陛下有眾子正好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者冤
枉活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長久上每從之至是病不肯
服藥上強之終不肯曰死生有命雖扁辨鵠春時良醫也姓
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何益使服藥而不瘳陛下甯不以妾
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

故而殺此諸醫乎遂崩年五十一上痛悼終身不復立后

明太宗

夏四月立皇長子高熾爲皇太子封高煦爲漢王高燧爲趙王
初上議建儲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扈戶從功惟文臣金忠
以爲不可上密諮解縉縉言立嫡以長復問黃淮亦曰長嫡承

統萬世正法上意遂決

秋七月皇后徐氏崩后疾甚上問有何言對曰天下雖定然生民未大休息惟陛下矜念之妾不能報陛下恩願無驕畜外家后崩上哭之慟后恭勤婦道高后深愛重高后崩哀毀動左右蔬食三年正位中宮愈益敬謹命婦人見后諭之曰妻之事夫豈止衣服饋食必有德行之助常情朋友之言有從有違夫婦之言婉順易入吾在宮中朝夕侍皇上未嘗不以生民爲言每承顧問多見聽納今皇上所與共圖治理者公卿大臣數輩諸命婦可不有以翼贊於內乎百姓安則國家安國家安則君臣同享富貴澤被子孫矣崩年四十六太子漢王趙王皆后出

十一月建大本堂命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延儒臣教授太子諸王以起居注魏觀侍太子說書

明宣宗

廢皇后胡氏立妃孫氏爲皇后先是上嘗召張輔蹇義夏原吉

楊士奇楊榮諭之曰朕年三十未有子今幸貴妃生子母以子

貴

公羊傳隱公元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古亦有之但中宮宜何如處置因舉中

宮過失數事榮曰舉此廢之可也上曰廢后有故事否義曰宋

仁宗降郭后爲仙妃

事在明道二年

上問輔原吉士奇何無言士奇對

曰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今中宮母也羣臣子也子豈當議廢

母上問輔原吉云何二人依違其閒曰此大事容臣詳議以聞

上問此舉得不貽外議否義曰自古所有何得議之士奇曰宋

仁宗廢郭后孔道輔范仲淹率臺諫十數人入諫被黜至今史冊爲貶何謂無議卽退明旦上復召問士奇榮士奇對曰漢光武廢后詔書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

事在建武十七年

宋仁宗廢后後

來甚悔願陛下慎之上不憚而罷一日獨召士奇至文華殿屏

丙

左右諭曰若何處置爲當士奇因問中宮與貴妃若何上曰

甚和睦相親愛中宮今病踰月矣貴妃日往視慰藉甚勤也士奇曰然則乘今有疾而導之辭讓則進退以禮而恩眷不衰上

頷

撼○點頭以應也

之數日復召士奇曰爾前說甚善中宮果欣然辭

貴如堅不受太后亦尙未聽辭然中宮辭甚力士奇曰若此則願陛下待兩宮當均一昔宋仁宗廢郭后而待郭氏恩意加厚

上曰然吾不食言其議遂定敕皇后退居別宮册立孫氏爲皇

后

明景帝

夏五月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先是上

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

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

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蛤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

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府名守備都指揮黃玠宏者思

明今廣西土知府瑯岡庶兄也瑯老子鈞襲知府玠欲謀奪之

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瑯家支解

瑯父子納甕中瘞意也後圍總兵武毅知之疏聞於朝玠懼乃

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太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且令釋玘罪手官都督尙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會廷議王直于謙相顧錯愕人之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邢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玘奏是詔從之

明英宗

尊皇后曰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曰皇太后時周貴妃傳旨錢后無子不得稱太后宣德自有例彭時曰胡后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號今日名分固在若推大孝之心宜兩宮同尊得允所請李賢復議曰正宮宜加二字不然無分

明神宗

別定尊號稱皇后錢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二十一年春正月大學士王錫爵密疏請建東宮不允錫爵上
言前者冊典垂行而輒爲小臣激聒所阻陛下親發大信定以
二十一年舉行於是羣羣寂然蓋皆知成命在上有所恃而無
虞也倘春令過期外廷之臣必曰昔以激聒而改遲今復何名
而又緩伏乞降諭舉行使盛美皆歸之獨斷而天功無與於人
謀上報云朕雖有今春冊立之旨昨讀皇明祖訓立嫡不立庶
皇后年尙少倘復有出是二儲也今將三皇子並封王數年後
皇后無出再行冊立錫爵復疏曰昔漢明帝取宮人賈氏子命
馬皇后養之章帝唐元宗取楊良媛子命王皇后養之肅宗宋真宗

劉皇后取李宸妃之子爲子

仁宗

與其曠日持久待將來未定之

天孰若酌古準今成目下兩全之美臣謹遵諭並擬傳帖二道以備採擇然尙望陛下三思臣言俯從後議以全恩義服人心上竟用前論

明光宗

八月太子常治卽位詔以明年爲泰昌元年上宣大行皇帝遺命欲尊鄭貴妃爲皇后命查例禮部尙書孫如游疏言祖宗朝其以配而后者乃敵體之經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故累朝非無抱衾之愛終引割席之嫌者以例所不載也皇貴妃事先帝有年不聞倡議於生前而顧遺詔於逝後豈先帝彌留之際遂不及致詳邪王貴妃誕育陛下恩典尙爾有待乃令他人

得母其子恐九原不無怨恫也鄭貴妃賢而習於禮處以非分
必非其心所樂書之史冊傳之後世有悖典禮且昭先帝之失
非所以爲孝也臣不敢奉遺命從之

而以其本心不可不盡其命也

孟子曰性善也者天之所賦也非學而能者也然性善之說
非孟子始也自孔子論性而後學者皆以性善為宗然性善之說
非孟子始也自孔子論性而後學者皆以性善為宗然性善之說

祀典

周成王

設南郊建明堂立大社

逸周書曰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醜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又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壇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驢土中央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畝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

漢光武

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先是羣臣請封禪不許至是感河圖文遂行之帝於是亦不得

爲有定見○唐貞觀間羣臣有請封禪太宗不許綱目備矣書譏之○書于冊今此建武三十年羣臣亦請封禪光武不許綱目何爲削而不書蓋太宗之所謂不許其後終於不行光武之所謂不許曾未幾而行之此書法之所以異也然則封禪是耶否耶先儒辯論既已詳矣秦皇漢武之侈心何足多述然太宗之不封禪亦非確然不惑者惟綱目樂予人爲善故幸其不許大書以美之若世祖既蹈其失綱目雖欲予之不可得也故凡書不許封禪者皆幸之予之也其善封禪者皆譏之貶之也

上讀河圖會昌符

符者識記之書
會昌其符之名

曰赤劉之九

赤火色漢姓劉
以火德王光武

高帝九世
孫故云

會命岱宗

泰山也爲眾山
之宗五岳之長

上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按

索河洛讖文

河圖洛書
讖記之文

言九世當封禪者凡三十六事於是張

純等復奏請封禪上乃許焉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幸魯進幸泰

山辛卯祭天於泰山下南方

泰山之
陽也

事畢天子御輦登山尙書

令奉玉牒簡天子以寸二分璽親封之事畢上乃到山下甲午

禪祭地於梁陰

山北曰陰謂梁
父山之北也

唐太宗

華陽范氏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
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誦諛
者爲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
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
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後議
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唯柳宗元

以封禪爲非鳴呼禮之失也
从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饗元齡等以孔子爲
先聖顏回配饗

唐高宗

二年春正月耕藉田○

高宗耕藉不悉書此
其書何美崇憤也

有司進耒耜加以

珞

同彫

飾上曰耒耜農夫所執豈宜如此之麗命易之旣而耕之

九推乃止

唐元宗

三月置太公廟○

書譏也於是帝事邊功故有此置而以白
起輩爲十哲帝之將以兵終其兆見矣

令

兩京

西京長安
東京洛陽

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

十哲

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白起
樂毅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

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

禮

司馬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
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
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古者
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
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
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
有神必羞與
之同食矣

唐宣宗

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

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
爲一代爲九代十一室 ○開元嘗書
增太廟爲

九室矣此其書定何譏也廟有定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不可增也而增之非也增之而多所改定亦非也
故書定 ○元宗開元十年六月
深譏之制增太廟爲九室

宋太祖

秋七月宋主幸武成王廟毀白起像宋主厯觀武成王廟兩廡

武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宋主享太廟翌日郊初宋主入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簋簋問曰

此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甯識此亟命撤去進
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之判太常寺和峴
請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從之自是三年而郊郊必先
享太廟禮畢加恩肆赦以爲常制

宋仁宗

夏四月朔日食用牲于社

○春秋莊公二十五年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傳曰諸侯用幣

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魯以諸侯之國用牲于社春秋譏之矧堂堂中國天子不知修省而乃效尤豈不誠可惜哉綱目特揭而書之所
以深譏之耳

四年春正月朔日食用牲于社知制誥劉敞言社者上公之神
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於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

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
戒尊朝廷之義也

明太祖

遣使祭歷代帝王陵寢祀帝王三十五

在河南者十陳州祀伏羲殷高宗孟津祀漢光

武洛陽祀漢明帝章帝鄭州祀周世宗鞏縣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榮河祀商湯在山東者二東平祀唐堯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內黃祀殷中宗滑縣祀顓頊高辛在湖廣者二鄱縣祀神農甯遠祀虞舜在浙江者二會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陝西者十五中部祀黃帝咸陽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漢高帝文帝景帝興平祀漢武帝長安祀漢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陸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憲宗涇陽祀唐宣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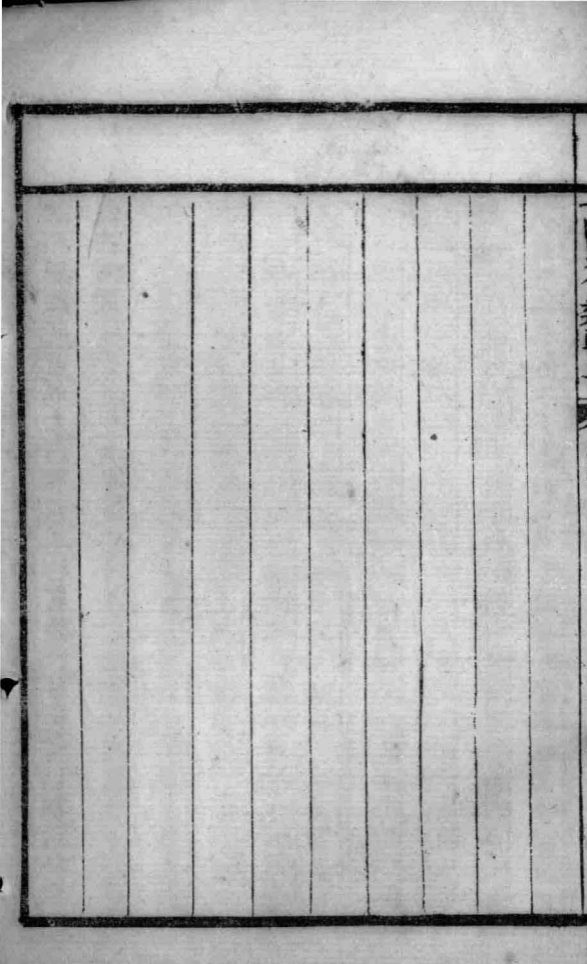
夏五月禮部尙書牛諒奏請致齋之日宰犢為膳不許諒奏古

禮凡大祀齋之日宰犢牛為膳以助精神上日致齋

禮祭義致齋於內散

外齋於三日而供三犢所費太侈徒增傷物之心何益事神之道

諒曰周禮所定也上曰周禮不行於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
法古何哉



尊禮

漢高帝上五曰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曰皇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

人臣也奈何令

平聲

人主拜人臣而使威重不行乎後上朝太公

擁

持也 篲 遂 掃也 竹也

迎門卻行上太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

何以我亂天下法上乃詔尊太公爲太上皇賜家令金五百斤

漢昭帝

追尊鈞弋夫人爲皇太后起雲陵

在西安府涇陽縣

○譏違禮也始亂嫡妾矣

漢宣帝

追諡戾

例

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

○於是詔議故皇太子諡有司請諡太

子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漢初公議猶凜凜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哀之共皇桓之孝穆皇孝崇皇靈之孝元皇孝仁皇帝敬之也 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

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

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
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謚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皆
改葬焉

程子曰爲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爲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爲
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
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
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旣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
正統之親疏而皆爲齊衰不杖舂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
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爲皇考亂倫失
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
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壽親尊屬故事則
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
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
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爲人後者爲其父
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旣爲人後則所生之父母
者今爲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
叔父母而見其爲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

既爲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所生之父母也

漢哀帝令褒段猶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

國之言以冠

賈

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

去聲

皇之意

稱副皇字意義

又宜

爲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

號以厚孝道惟丞相

孔光

大司馬

傅喜

大司空

師丹

以爲不可丹曰聖

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

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車服與太皇

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

禮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

民有君臣之別也

定陶共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凡爲人後者爲

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齊明尊本祖而重正

統也孝成皇帝爲共皇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
萬世不毀陛下既繼體先帝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今欲立
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
祖不墮拜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
共皇后丁氏爲帝太后

漢光武
帝

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廟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
成帝以下於長安徙四親廟於章陵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
朱浮奏議禮爲人子事大宗降其私親當除今親廟四以先帝

四廟代之大司徒戴涉等奏立元成哀平四廟上自以昭穆次第當爲元帝後遂追尊宣帝曰中宗始祠昭帝元帝於太廟成帝哀帝平帝於長安春陵節侯以下於章陵其長安章陵皆太

守令長侍祠

安平黃氏曰光武立四親廟而復徙之也將以重正統而厚大宗雖賢於世之違禮以伸恩私已以滅義者然於道則未安也自新莽篡奪天下之非漢有非一日矣光武固景帝之後而長沙定王之裔也不忍漢祚之亡奮志而取天下其名號雖劉而其勢則非侯王也其建國雖漢而其稱則東京也其迹雖中興而其實則創始也以當時事勢論之其視南頓君卽高帝之太公也其視高帝則周之后稷也應數旣膺之後饗帝立廟以南頓君爲帝考而禰廟以祀之以高帝爲所出之帝而太廟以享之由禰廟而上則立爲三昭三穆以及景帝長沙王可也由太廟而下則立爲世室以祀文帝可也其餘諸帝不過遷之爲祧祀之於祫祭則仁之至而義之盡矣彼元帝者孰祠而孰繼之

耶將厚於大宗而反有以薄情之訥將附於正統而適足以貽二本之譏是張純以經生之見誤其主而光武亦以經生之見自誤其身厥後宋臣議濮皇之事猶引光武之禮以爲法蓋徒知英宗之薄而不知光武之不足爲厚也久矣夫儒者之固於論禮也

唐元宗

己卯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諡孔子爲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

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侯伯

唐德宗

尊郭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尚父何號也宰衡書號則此曷爲書尊所以見

子儀之可尊也而德宗之知所尊亦著矣書尚父始此

五代
周太祖

夏六月朔周主如曲阜

是歲正月泰甯節度使慕容彥超反四月周主自將平兗州是月如曲阜○泰

甯治山東兗州府曲阜今兗州府曲阜縣

謁孔子祠拜其墓○

書祠孔子多矣未有書曰者此其書朔何

重予之也于朔而行禮致拜以重道可謂知所尊矣故書朔書如

周主謁孔子祠

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

卽闕里

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主曰孔

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又拜孔子墓

在曲阜縣西八里世呼爲孔林

禁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爲曲阜令及主簿

宋太宗

秋七月以孔宜

孔子四十四世孫

襲封文宣公宜知星子縣

今江西南康府星子

縣回獻所爲文帝召問孔子世嗣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

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

世宗年號

中遣使均田遂却爲編戶

列次民籍

也。詔特復其家

宋真宗

五月增孔子守塋

營○墓也

戶凡二千戶

十一月帝過曲阜謁孔子加諡元聖文宣王

改孔子諡以元字犯聖祖諱改元聖爲至聖

宋仁宗

追尊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

仁宗待劉太后加厚者夷簡先見之功也

左右有爲

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爲皇太后諡莊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宋英宗

夏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初知諫院司馬光以帝必將追隆所生嘗因奏事言漢宣帝爲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旣而韓琦等言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請下有司議王

及夫人王氏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用宜稱

去聲情帝令

須大祥後議之至是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發司馬光獨奮筆立議略云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若恭愛之心分於彼則不得專於此秦漢以來帝王有自傍支入承大統者或推尊其父母以爲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臣等不敢引以爲聖朝法况前代入繼者多宮車晏駕之後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齡未衰深惟宗廟之重於宗室中簡推聖明授以大業陛下親爲先帝之子然

後繼體承祧光有天下濮安懿王雖於陛下有天性之親顧復

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詩小雅顧我復我

之恩然陛下所以負宸端冕子孫萬世

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爲濮王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尊以高官大國謫國襄國仙遊並封太夫人考之古今爲
宜稱於是珪卽命吏具以光手藁爲按議上中書奏珪等所議
未見詳定濮王當稱何親名與不名珪等議濮王於仁宗爲兄
於皇帝宜稱皇伯而不名歐陽修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
爲其父母降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
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厯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
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請下尙書集三省御史臺議而太后手
詔詰乞責執政帝乃詔曰如聞集議不一權宜罷之令有司博
求典故以聞

詔稱漢王爲親立園廟謫侍御史呂誨等于州縣漢王宗奉之
議久而未定侍御史呂誨范純仁監察御史呂大防引義固爭
詩以爲王珪議是乞從之章七上而不報遂劾韓琦專權導諛

罪曰昭陵

仁宗陵

之士未乾

干

遽欲追崇漢王使陛下厚所生而

薄所繼隆小宗而絕大宗又共劾歐陽修首開邪議以枉道說
稅人主以近利負先帝陷陛下於過舉而韓琦曾公亮趙槩附

會不正乞皆貶黜不報時中書亦上言請明詔中外以皇伯無

稽決不可稱今所欲定者正名號耳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
之事皆非朝廷本意帝意不能不嚮中書然未卽下詔也旣而
皇太后手詔中書宜尊漢王爲皇夫人爲后皇帝稱親帝下詔

謙讓不受尊號但稱親卽園立廟以王子宗樸爲漢國公奉祠
事仍令臣民避王諱時論以爲太后之追崇及帝之謙讓皆中
書之謀也於是呂誨等以所論奏不見聽用繳納御史敕告家
居待罪帝命閤蛤門以告還之誨力辭臺職且言與輔臣勢難

兩立帝以問執政琦修等對曰御史以爲理難並立若臣等有
罪當留御史帝猶豫久之命出御史乃下遷誨知斬州純仁通

判安州大防知休甯縣

今江南徽州府休甯縣

時趙鼎趙瞻傅堯俞使契

丹還以嘗與呂誨言濮王事卽上疏乞同貶乃出鼎通判淄州

瞻通判汾州

今山西汾州府

帝眷注堯俞獨進除侍御史堯俞曰誨等

已逐臣義不當止帝不得已命知和州

今江南和州

知制誥韓維及

司馬光皆上疏乞留誨等不報遂請與俱貶亦不許侍讀呂公

著言陛下卽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誦言者何以風天下

帝不聽公著乞補外乃出知蔡州

今河南汝寧府

誨等旣出濮議亦寢

伊川程氏曰言事之臣知稱親之非而不明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則在濮王極尊崇之道於仁宗無嫌貳之失矣

宋神宗

七年夏五月詔以孟軻配食孔子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

軻楊雄像於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

詳議以爲非是而止知鄆

運州

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

曾孝寬復請加封

孟子乃詔封爲鄒國

今山東兗州府鄒縣

公至是復詔孟子與顏子並配

孔子又追封荀况爲蘭陵伯楊雄爲成都

今四川成都府

伯韓愈爲昌

黎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

伯從祀廟庭○

嗚呼孟軻配享其舉當矣然封苟况楊雄母乃不可乎彼苟况

常曰亂天下者必孟子子思也其於孟氏之道同乎否乎楊雄賦反騷以詆屈原作美新以頌王莽是皆叛孔孟而反正道者也以二子從祀孔廟不亦謬乎

宋哲宗

冬十月改封孔子後爲奉聖公鴻臚卿孔宗翰言孔子後世襲

公爵本爲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乞自今

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預他職添

給田百頃

百畝爲頃

供祭祀外許均贍族人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

誨其子弟宗翰道輔子也

宋理宗

淳祐元年春正月詔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

從祀孔子廟庭黜王安石從祀詔曰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

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真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
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渾融使大
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
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
獎之意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爲萬世罪人豈宜從祀孔子其黜之越二日加封敦頤汝南伯

載鄆

眉○今陝西鳳翔府郿縣

伯顥河南伯頤伊陽伯

元文宗

詔加孔子父母及顏回曾參孔伋孟軻程顥程頤封爵孔子父
叔梁紇

痕人聲

爲啓聖王母顏氏啓聖王夫人顏子竟國復聖公

曾子郈

成

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程顥

豫國公頤洛國公

明太祖

以孔希學襲封衍聖公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皆世襲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司尼山洙泗二書院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諸子經功臣子弟亦令入學

帝詣國子學行釋菜禮國學成上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再拜上曰聖如孔子豈可以職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孔子廟將拜左右曰陪臣不宜拜周太祖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敬禮先師之禮宜特加尊崇儒臣乃定其儀從之

六月上皇祖考大行皇帝

天子新制未有定諡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大行者不反之辭也 諡

明建文
帝

曰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太祖尊母呂氏

爲皇太后

明憲宗

命增孔子廟邊豆佾舞之數國子監祭酒周宏謨言臣比言孔

子封號冕服籩豆佾舞等事禮部尙書鄒幹以謚號器數之加

否不足爲孔子重輕請仍舊爲宜臣竊以孔子自唐開元

唐元宗年

號封文宣王被以袞冕樂用宮縣

同懸○縣縣鍾磬也周禮天子樂宮縣四面諸侯軒縣闕

南方當時袞冕雖通乎上下而宮縣者天子之樂也樂旣用天子

之宮縣服必用天子之袞冕是唐之奉孔子已用天子禮樂矣

宋承五代衰弊之制至徽宗始加冕爲十二旒元時孔子廟貌

崔豹古今注廟者貌也所以彷彿前人之容貌

徧天下而被天子袞冕聖朝因之則孔

子服冕已用天子之禮佾舞止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爲僭乞敕廷臣議增邊豆爲十二佾數爲八則佾數與冕服相稱禮明樂備補前代缺畧之典備聖明尊崇之制上曰尊崇孔子乃朝廷盛典宜從所言其籩豆佾舞俱如數增用仍通行天下悉遵此制

明武宗

命禮部會議崇祀典獻王典禮禮部尙書毛澄請於大學士楊

廷和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事

定陶共王哀帝生親事在建平元年濮安懿王英宗生親

事在治平二年

授之曰此篇爲據異議者卽奸諛當誅澄會公卿臺諫

等官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以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共王祀今上入繼大統宜以益王子崇仁主後興國

其崇號則襲宋英宗故事以孝宗爲考興獻王及妃爲皇叔父
母祭告上箋稱姪署名而令崇仁主考興獻王叔益王上覽曰
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再議

秋七月觀政進士張璉

聰

上大禮疏璉疏曰朝議謂陛下入廟

大宗宜稱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興獻王爲皇叔父王妃爲皇
叔母者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耳夫漢哀宋英皆預
立爲皇嗣而養之於宮中是明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
論施於彼一時猶可今武宗皇帝已嗣孝宗十有六年比於崩
殂而廷臣遵祖訓奉遺詔迎取陛下入繼大統遺詔直曰興獻
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爲孝宗後比之預立爲嗣養之

宮中者較覺甚明然也也不同夫與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

固不能無疑也今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爲人後况與獻王惟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陛下爲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謂嗣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爲典獻王立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典獻王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矣疏入上遣司禮監官送至內閣諭曰此議實尊祖訓據古禮爾曹何得悞朕楊廷和曰書生焉知國體復持入上熟覽之喜曰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

冬十月興獻后至自通州先是楊廷和見追崇興獻之禮勢不得已乃草敕下禮部曰聖母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纘承大統本生父興獻王宜稱興獻帝母宜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慈命不敢固違帝從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意也至是興獻后自通州至京師因大明中門入上迎於闕內廷和以追崇禮成擬上慈壽皇太后及武宗皇后尊號帝因遣司禮監諭廷和曰邵太后興獻帝后亦各擬上尊號廷和等上言不可宜俟明年大婚禮成慶宮闈加之可也

帝下御札諭加興獻帝后以皇字大學士楊廷和等乞罷歸不報廷和等上言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諡史皇孫王夫人

衛太子
納史良

嫡生子進號史皇孫皇孫納
王夫人生子病已卽宣帝

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

鉅鹿南頓君

鉅鹿都尉回生南頓令欽
欽娶樊氏女生秀卽光武

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

未嘗追尊今日興獻帝后之加較之前代尊稱已極若加皇字

與慈壽孝廟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

得辭其責吏部尙書喬宇等奏曰皇者正統大義若加皇字於

本生之親則於正統溷

魂去聲
○亂也

而無別揆之天理則不合驗之

人心則不安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上曰慈壽皇太后懿旨

有諭今皇帝婚禮將行其興獻帝宜加與皇號母興獻皇太后

朕不敢辭爾羣臣其承后命廷和等見不可爭乃俱求罷歸不

報

明世宗

世宗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甯宮小房災楊廷和
蔣冕毛紀費宏上言火起風烈此殆天意况迫清甯後殿豈與
獻帝后之加稱祖宗神靈容有未悅乎上乃議稱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而皇字不復加矣
三月上孝宗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
皇后聖祖母邵氏曰壽安皇太后本生父曰興獻帝母曰興國
太后

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萼大略言陛下入繼大統非
爲人後當考興獻帝母興國太后并錄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
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一疏

書疏謂宜定號皇考興獻帝別立廟於大內慈聖應稱曰皇母某后不可

十四卷之類車身
以興獻字加之獻夫疏請稱孝宗曰皇伯稱興
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之二疏俱中沮不果上
以聞下羣臣集

議

三年春三月詔奉興獻帝爲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國太后
爲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秋七月逮學士豐熙等百三十有四人下獄吏部右侍郎何孟
春等八十有六人令待罪先是上命內閣蛤擬撰本生聖母章

聖皇太后冊文至是上採張璉桂萼議論大學士毛紀等去冊
文本生字紀等力言不可上召百官至左順門勅曰本生聖母
章聖皇太后今更定尊號曰聖母章聖皇太后何孟春與尙書
秦金學士豐熙等及翰林寺部臺諫諸臣各上言力爭本生二

字不宜削章十三上俱留中不報戊寅上朝罷齋居文華殿尙書金獻民徐文華倡言曰諸疏留中必改孝宗爲皇考則太廟無考正統有間矣孟春曰憲宗朝尙書姚夔率百官伏哭文華

門爭慈懿皇太后葬禮憲宗從之此國朝故事也修撰楊慎

廷和

之子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給事中張翀

充

王元正等遂遮留羣臣於金水橋南曰萬世瞻仰在此一舉今日有不力爭者共擊之孟春獻明文華復相號召於是秦金等凡二十有三人豐熙等凡二十人謝賁焚等凡十有六人余翱等凡三十有九人馬理等凡十有二人黃侍顯等凡三十有六人余才等凡十有二人陶滋等凡二十人相世芳等凡二十有

七人趙儒等凡十有五人母德純等凡十有二人俱赴左順門
跪伏有大呼高皇帝孝宗皇帝者上聞之命司禮監諭退不去
金獻民曰輔臣尤宜力爭禮部侍郎朱希周乃詣內閣告毛紀
紀與石瑄遂赴左順門跪伏上復遣司禮太監諭之退羣臣仍
伏不起自辰迨午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姓名收繫諸爲首者豐
熙張翀余寬黃侍顯陶滋相世芳母德純等八人於獄楊慎王
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羣臣皆哭聲震闕廷上大怒遂命逮繫
馬理等凡一百三十有四人於獄何孟春等八十有六人姑令
待罪總二百有二十人命拷訊豐熙等八人編伍其餘四品以
上者俱奪俸五品以下者杖之於是編修王相等一百八十餘

人各杖有差詔上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尊號曰皇考恭穆獻
皇帝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曰聖母章聖皇太后

九月追尊太宗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初通州

致仕同知豐坊上言請復古禮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下禮部集議嚴嵩上言萬物成形於秋故王者秋祀明堂
以父配之自漢武追唐宋諸君莫不皆然主親親也若稱宗之
禮則未有帝宗而不祔太廟者恐皇考有所不甯上悅已而嵩
復阿上旨請尊文皇帝稱祖獻皇帝稱宗上從之乃尊文皇帝
爲成祖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天下

明嘉宗
秋七月封乳母客氏爲奉聖夫人以其子侯國興爲錦衣衛指

七百多分類事
卷二
二
揮使客氏故定興民侯二妻也年十八進宮又二年而養

誌○
寡婦

曰生子國興至是客氏封夫人授國興錦衣指揮御史劉蘭疏

諫以爲恩禮所加權勢歸之不報

典故

五帝蚩尤姜姓炎帝之裔異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下

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

今直隸順天府涿州

之野蚩尤能作

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為指南車

車上有樓刻仙人於其上車雖回轉手常指南

以示四

方遂擒蚩尤戮之

倉頡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制字

西陵氏之女嫫雷

雷

祖為帝元妃始教民育蠶治絲繭以供衣服

而天下無疥

親

疥

竹○手足中寒瘡

之患後世祀為先蠶

屈軼生於庭鳳凰巢於閣麒麟遊於囿有草生于庭佞人入則

指之名曰屈軼

帝治天下五十載遊於康衢

路五達曰康
四達曰衢

兒童歌曰立

同粒

我烝

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老人擊壤

土塊也

而歌於路

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觀于華

山名在陝西
安府華陰縣

華封人

掌封疆
之官

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

子帝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生萬

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

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

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何辱之有

堯制五刑

墨劓剕宮大辟
○墨黥面劓音異截鼻
剕音廢則足宮割勢辟音闕大辟死刑

舜三載考績

人情在寬則肆過嚴則拘
故三載考績以作其怠

九載三考黜陟幽明

三考

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也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第之以爲洪範九疇洪大範法疇類也

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六極

夏

正月禹踐天子之位于韓以金德王仍以寅月爲歲首改載曰

歲

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蓋載以始一歲而終歲以星一歲而周祀以祭一歲而編年以禾一歲而熟是四者名

異而實同也

周穆王

有造父

蜚廉六世孫

者以善御幸於王得八駿馬

列子八駿驂騶綠耳赤驥白滌渠黃

踰輪盜驪山子

王乃以趙城

今山西平陽府趙城縣

封造父其族由此爲趙氏

卽

國趙之祖

周孝王

惡來革

蜚廉之子

之後有非子者好馬善養息之王命主馬汧

牽渭

之閒

汧渭二水名汧水出陝西鳳翔府隴州渭水出陝西臨洮府渭源縣

馬大蕃息王封為附庸

之君邑於秦

今陝西鞏昌府秦州

使續伯翳

即伯益

後即秦之祖

尸幽王

初褒

姒姓國今陝西西安府褒城縣

人有罪請入女子於王以贖罪是為褒姒

幽王三年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

史記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

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

卜請其蓀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繫在

櫝而藏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

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繫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

人裸而謀之繫化為元龜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

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

誦曰歷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

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嚮者後宮童妾所棄妖

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姒人

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

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而愛之生子伯服音

註繫音時亂音襍并音雞歷音掩弧音胡箕音雞○繫龍

周襄王

所吐涎沫亂毀齒也并簪也女子年十五而并髮山桑可爲弓幹弧木弓也箕草名似荻而細可結爲服以盛箭

初文公出奔十九年而後反國嘗餒於曹介子推割股以食寺

之及歸賞從亡者狐偃趙衰催顛頡頁魏犢酬而不及子推子

推之從去者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

天下龍饑乏食一蛇封奎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

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毫於中野公曰噫寡人之過也使人求之

不得隱繇上地名在平陽府臨汾縣界山中焚其山子推死焉後人爲去之

寒食是日禁烟文公環繇上田封之號曰介山

晉趙盾豚上弒其君夷臯靈公迎襄公弟黑臀豚于周立之是爲成公

初靈公襄公不君厚斂以雕牆雕畫牆壁從臺上彈平人而觀其避

九子也宰夫廌而○熊蹯煩○不孰殺之寘同諸舂本○盛土

為之使婦人載以過戈朝不欲令人知之故使婦人宣子趙驟諫公患之使鉏徂

麇倪○晉力士賊之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冠

而麇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

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趙盾庭樹而死秋九月晉候飲去聲

趙盾酒伏甲將殺之靈輒免之靈輒鬻桑之餓人也蒙盾肉食之賜時為靈公甲士故免盾於

難遂自亡也趙穿盾從父昆弟子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復聞

弒而太史董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

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

自貽伊感二句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之憂其我之謂矣

周定王

晉屠岸賈

古

殺趙朔於下宮滅其家晉景公

成公

時趙盾卒子

朔嗣朔娶晉成公姊

子

莊姬屠岸賈始有寵於靈公至景公三

年賈爲司寇乃治靈公之賊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

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罪遂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滅其

族朔妻有遺腹走公宮匿旣免

同免

身生男賈聞之索於宮中夫

人置兒絝

庫

中祝曰趙宗滅乎若

汝號毫也

卽不滅若無聲及索

兒無聲已脫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

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強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請先死

杵臼取他兒匿山中嬰出謬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喜

乃使人隨嬰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在嬰與俱匿山中名曰

武

周簡王

晉程嬰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趙氏晉景公疾韓厥

獻子

言於晉侯

曰成季

趙衰

之勲宜孟

趙盾

之忠而無後爲善者其懼矣景公因韓

厥之眾以脅諸將而見趙武諸將乃曰昔下宮之難

去聲

屠岸賈

矯命爲之今君有命立趙後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

拜諸將遂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故及趙武冠

貫

成人程嬰乃辭諸大夫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思立

趙氏之後今武旣立我將下報宣孟與公孫杵臼遂自殺武服

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世祀勿絕

周景王

鄭子產作丘賦

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謂之丘賦

國人謗之曰其

父子死於路為尉氏所殺已為蠶釵去聲尾重賦壽民如蜂蠶之尾以令於國固

將若之何子寬薄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用之詩

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吾不遷改也矣渾罕曰君子作法於

涼薄也其傲同弊猶貪作法於貪傲將若之何

周敬王魯人西狩于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麟麇身牛尾馬蹄一角毛蟲之長王

者之瑞也○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去聲

來哉反袂拭面涕泗沾襟曰吾道窮矣

范蠡辭於句踐乘輕舟以浮於五湖太湖也有五道故名遺去聲大夫種書

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長頸烏

喙誨○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其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

周貞定王

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種自殺

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

夷子皮父子治產至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蠡歎曰
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閒行止於陶自謂陶朱公賞
累鉅萬魯人狗頭往問術蠡曰畜五特乃大畜牛羊十年

閒賞擬王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狗頭

○陶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特音字乳牛

周顯王

黼黻之服

月令黼黻文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蔡氏曰黼若斧形繡之於

裳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繡之於裳取其辨也

周赧王

初屈平為懷王左徒

官名猶後左右拾遺

志潔行廉明於治體王甚任之

後以讒見疏

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屈平

而睠顧不忘作離騷之辭

以自怨

離遺也騷憂也史記離騷者猶離憂也

尙冀王之一寤而王終不寤也其

後子蘭又譖之於頃襄王王怒遷之於江南原遂懷石自投汨

免羅江名在湖廣長沙府湘陰縣北以死荆楚歲時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貯米祭

之

趙君

惠文王

封弟勝爲平原君平原

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

君好士食客常

數千人有公孫龍者善爲堅白同異之辯

公孫龍著守白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執

其說而守之同異合異以爲同也

平原君客之孔子之元孫穿自魯適趙與龍

論臧三耳

臧三耳如莊子天下篇所載雞三足之說謂雞本二足必有運而行者是爲三矣今三耳謂一耳主聽兩

耳形也兼聽而言可得爲三

龍甚辯析穿弗應平原君問之穿曰幾能令

平聲

臧三耳矣然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

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

無復於孔子高

穿字

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

理終必受誦

趙得楚和氏璧

楚卞和得璞於楚山中獻之武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則其左足文王立和又奉璞獻玉人又

曰石則其右足成王立和抱璞泣王使玉人破之得寶故名焉

秦王

昭

請以十五城易之趙欲

勿與畏秦疆欲與之恐見欺藺相如曰以城求璧而不與曲在

我矣與之璧而不與我城則曲在秦臣願奉捧璧而往城不入

則臣請完璧而歸王遣之相如至秦既獻璧視秦王無意償城

乃給

臺上聲。欺誑也。

取璧遣從者懷之閒

諫行從微道而行

歸趙而以身

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趙王

惠文王

以爲上大夫

秦王

昭

告趙王

惠文王

願爲好

去聲

會於河外澠池

今河南河南府澠池縣

趙

王行藺相如從及會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

趙女善鼓瑟以是辱之

趙王

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

缶盛酒瓦器秦俗擊之以節樂

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

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

薦。激。灑也

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

目叱之左右皆靡

米。靡披靡震懾貌

秦王乃一擊缶罷酒秦終不能有

加於趙趙人亦盛爲之備秦不敢動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

在廉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徒以口舌

而位加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出

而望見輒引車避匿其舍人皆以爲恥相如曰子視廉將軍孰

與秦王曰不若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相如雖

驚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徒以吾兩

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

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但。負荆。負杖欲受刑。至門謝罪遂爲刎

問上頸交

趙王孝成王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其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

與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

世如錐追處囊中其末立見現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

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

臣得蚤處囊中乃脫穎形上聲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

乃與俱至楚與楚王考烈王言合從宗之利以不決毛遂拔撫也劍

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

也王怒叱之遂拔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

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今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汝子耳一戰

而舉鄢煙○今湖廣襄陽府宜城縣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

此百世之怨趙之所羞而王不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

王曰唯唯委○連諾也乃與楚王歃血盟者以血塗口旁曰歃血定從而歸平原

君曰勝不敢復去聲相天下士矣因以毛遂爲上客而楚使春申

君黃歇將兵救趙

秦王太子聞衛人荆軻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曰秦曰虜韓臨趙

禍且至燕燕小不足以當秦諸侯又皆服秦莫敢合從宗丹以

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

之與齊桓公盟則善矣不可則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破秦必矣惟荆卿留意焉軻許之乃舍軻上舍丹日造門所以奉養軻無不至會

秦滅趙丹懼欲遣軻軻曰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願得樊將

軍首及燕督亢

燕之膏腴地在直隸順天府涿州

地圖以獻秦王秦王必悅見

臣臣乃有以報丹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軻乃私見

於期曰秦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

財

求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

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

袖右手掣

囊擊也

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

被侵也

之愧除矣

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者也遂自刎丹奔往伏哭然已

無可奈何乃函咸。成。匣也。盛成。其首又嘗豫求天下之利匕首短以

藥淬翠。堅。其鋒也。之以試人血濡縷血流如絲。無不立死者乃裝遣軻至

咸陽秦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見秦王奉捧。圖以進圖窮發圖畢。而匕首見

現把王袖而搤之未至身王驚起軻逐王環柱而走秦法羣臣

侍殿上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

劍劍長不可拔故左右教王將劍負之乃可拔耳而一時心忙口吃故止曰王負劍負劍也。王遂拔以擊軻

斷短。其左股遂體解以徇解其肢體以示眾。

漢高帝項羽見秦殘破又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去。繡夜行耳

韓生退曰人言楚人沐猴獼猴也。而冠貫。獼猴不耐人冠以喻楚人性躁。果然羽

聞之烹韓生

扁鵲

春秋時良醫也姓秦名越人與黃帝時扁鵲相類故仍號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名盧醫

剖符作誓

剖符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

丹書鐵券

券符契也

以鐵鑄之朱書字也國之所以示信令其子孫長享爵祿不欲人開之又以石爲室置匱其中

金匱石室

金匱猶金勝也以誓書藏之匱中而緘之以金

漢武帝

趙綰請立明堂

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者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薦

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

用蒲裹車輪取其安也

東帛加璧

下設束帛

上加以璧迎之

上嘗夜至柏谷

塢名在河南河南南府永甯縣

逆旅

客舍也

主人疑爲竊盜聚少

年欲攻之主人嫗

於去聲○老婦之稱

異上狀貌飲

去聲

翁以酒而縛之上

始得脫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因令獻金助祭

酎醇酒也漢制正月旦作酒入

月乃熟名曰酎以獻宗廟武帝因九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

蜚廉神禽也身如鹿頭如雀有角蛇尾豹文武帝以銅鑄像置

觀上因名蜚廉觀

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

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

巫蠱

古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曰巫執左道以亂政惑人曰蠱

閹

伐閹古者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閹積日曰閹

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

通入聲○突竈

旁有積

恣

薪客謂主人更

耕

爲曲突遠徙其薪不

否

者且有火

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

謝其鄰人灼爛者

救火被燒炙者

坐於上行

杭

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

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

向

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

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燠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

寤而請之

漢宣帝

執金吾

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華以禦非常顏師古曰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故執此鳥之象因以

名官

石渠閣

蕭何所造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其下甃石爲渠以導水若今之御溝因以名閣

畫功臣於麒麟閣

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廷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

漢成帝

九流

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宗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蠶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

漢哀帝

羈雞

糜 迷羈糜猶言雜繫也馬

漢平帝

九錫

書九錫始此九錫一與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戶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與馬謂大輅戎輅各一

元馬二也衣服謂元袞也樂則謂軒縣之樂也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彤旅之弓矢也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謂秬鬯之酒賜以祭祀也○軒縣曲縣賁同奔彤音同赤色茲同盧黑色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秬鬯香草和以釀酒謂之秬鬯

新莽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高士傳許由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爲九州長由

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我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

子若處高崖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墳口遂牽犢上流飲之

猶用漢家祖臘

祖祭道神也臘歲終之大祭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漢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

戌故午祖成臘

漢明帝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

以鄧禹為首次馬成吳漢王梁賁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

王霸朱祐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又益以王常李通賈融卓茂合三十

二人馬援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

漢光武

虎賁

奔○謂三百人言其勇猛如虎之賁騰

旄頭

旄頭騁冠熊皮冠

設鐘簾

梁上聲○簾簾所以懸鐘

磬者橫曰簾直曰簾

漢順帝

史魚死節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衛大夫史魚死謂其子曰我言

不當埋殯于室足矣子以父言聞之君乃立召伯玉而貴之子瑕而退之

漢獻帝

白龍魚服困於豫且

疽。劉向說苑吳王欲從民飲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

目白龍上訴天帝曰當是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

漢後帝

中散大夫嵇

奚

康與阮籍籍兄子咸山濤向秀王戎劉伶相友

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籍

爲步兵校尉其母卒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既而

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居喪飲酒無異平日

司隸何曾面質籍於司馬昭座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不可

長也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

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

平聲

汗染華夏昭愛籍才常擁

護之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

還伶尤嗜酒常乘鹿車

鹿頭小車也

攜一壺酒使人荷

上聲。負也。

鍤插

也

登隨之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爲賢爭慕效之謂之放

達

晉武帝

南州民間羊祜卒罷市巷哭吳守邊將士亦爲

去聲

之泣祜好遊

峴

賢上山

在湖廣襄陽府城南

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

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晉惠帝

王戎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

膾

計常若不足家有好事賣之恐人得種常鑽其核

王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曰何物老嫗

於去聲。嫗婦老稱。

生甯

甯

馨亨。猶言惡地。兒然謾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首鼠兩端

西漢灌夫傳首鼠兩端陸佃云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

城狐社鼠

喻近君也劉向說苑狐人之所攻鼠人之所黑未見城狐見攻社鼠見熏何則所託者然也

求我於枯魚之肆

莊子外物篇莊周貸粟於監河侯侯曰以金貸汝周曰昔見轍中涸鮒曰無升斗之水以

活我乎周曰待我決西江水以活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也

桓彘嘗謂褒曰季野

字裕褒

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

鄒而內

有褒貶也

晉安帝

以盧循爲廣州

今廣東廣州府

相循遣使貢獻因遣

去聲

劉裕益智

藥名粽

一名角黍循以益智爲粽還之蓋言裕智計窮也

裕報以續命湯

成藥名裕以循當誅絕今不征討而命爲

廣州是續其命也

循之陷番禺

番禺

禺

魚。今廣州府番禺縣

也執刺史吳隱之至是

裕與循書令遣隱之還循不從

南比朝宋營
歸魏明帝

初嵩山

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道士寇謙之脩張道陵之術

漢留侯良八世孫生於天

目山學長生之術退隱於廣信龍虎山既而入蜀居鶴鳴山煉丹脩道白日昇天今其子孫世襲真人。天日山在

浙江杭州府臨安縣廣信今江西廣信府龍虎山在廣信府貴溪縣鶴鳴山在四川邛州大邑縣

范華在獄爲詩曰雖無嵇

奚生琴

三國魏元帝時鍾會譖嵇康於司馬昭遂害之臨刑東

市康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嵇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誓不傳人庶同夏侯色

三國魏主芳時李豐與夏侯元

等謀誅司馬師事泄下獄及就東市元顏色不變舉止自若

十二月范華謝綜孔熙先及其

子弟黨與皆伏誅華母至市涕泣責華華色不怍妹及妓妾來別華悲涕流連綜曰舅歿不及夏侯色華收淚而止

十四身分類車耳 卷一 七四

南北朝
齊明帝

王敬則世子仲雄善琴齊主以蔡邕焦尾琴

吳人有燒桐以製者蔡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

請而為琴果有美音其屋作故名

借之仲雄作懷

懷懷

懷歌

俗間說曰常歎負情懷

懷吳語我

也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齊主愈猜愧

魏恭帝

字文泰始作九命之典

禮大宗伯有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

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賜牧九命作伯

以叙內外官爵改流外品為九秩

隋煬帝

密移檄

吸

郡縣數

上聲

帝十罪且曰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

海之波流惡難盡祖君彥

璉之子密用為記室

之辭也

唐高祖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

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

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道蔡

先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助子志甯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
孔穎達蓋蛤文達許敬宗爲文學館學士分爲三番更耕日直
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閭立本圖
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

洲

唐太宗

以蕭瑀爲特進叅預政事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
未定我不爲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

誘不可以死脇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勁草不隨疾風

而而板蕩識誠臣誠臣不以板蕩而變詩大雅板之篇曰上帝板

反也蕩蕩法
度廢壞貌

范氏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九卿

唐志大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各卿一人

八座

六部尚書左右僕射

弦韋

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韓子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引以自緩董安于性

緩故佩弦以自急

烽燧之警

邊方備寇作高土櫓檣上作桔槔桔槔頭塊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

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煙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圖功臣於浚煙閣

○十八學士圖像文學館不書此何以書錄功臣也是故麒麟圖功臣則書雲臺圖功

臣則書凌煙圖功臣則書綱目書圖功臣三舍是無書者矣

上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

王孝恭杜如晦魏徵房元齡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蕭瑀段志

元劉宏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

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等於凌煙閣

在西安府城中唐之西內太極殿之東

唐高宗

望五嶽

山之尊者曰嶽東嶽泰山在山東泰安府南嶽衡山在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嶽華山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

北嶽恒山在直隸正定府曲陽縣

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

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爲諱幾二十年及李善感始諫

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詩大雅卷阿篇鳳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唐中宗

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頭轉目備諸醜態欽明素

以儒學著名盧藏用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唐元宗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

女樂

也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

教之謂之皇帝梨園

在西安府臨潼縣驪山繡嶺下

弟子

俊父

才過千人曰俊百人曰父虞書俊父在官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

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尸解

漢方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托爲尸以解化也葛洪年八十卒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然

以爲尸解得仙也

林甫引蕭炅

憬

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

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

州

今陝西鳳翔府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

去

之尤忌文學

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

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

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

爽爲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爽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

字時人謂之曳異曳引也於是三人皆坐貶

李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去聲之曰君如干將莫邪耶○二劍名干將吳

王闔廬劍師吳王使鑄劍二口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

李林甫子岫就爲將作監頗以盈滿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

役夫言曰大人从處鈞軸鈞陶瓦輪也其中旋轉者取周回調均之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

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

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
騁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
爲左右翼居則重闕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
其處

賜楊釗紫衣金魚

高祖初三品以上賜紫則給金魚五品以上賜緋則給銀魚

唐代宗

秋七月內出孟

子

蘭盆

釋經云目連以母生餓鬼中佛令作孟蘭盆會於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著

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食也釋氏要覽曰梵語孟蘭猶華言救倒懸也盆則中華器也賜章敬寺設七

廟神座書尊號於牆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爲常

唐德宗

徐

交行也

駕六龍

天子五路駕六馬故曰六龍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

節鉞

節編毛爲之大將軍所擁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鉞大斧也節以專殺鉞以專斷節鉞必上賜之示征伐自天子

出也

唐憲宗

徵少室山人李渤爲左拾遺

少室山名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嵩山中嵩山即中嶽其山三尖峰

東曰太室西曰少室嵩其總名

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也

以白居易爲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唐武宗

上命李德裕草詔賜王元逵何宏敬曰澤潞一鎮與鄰事體不

同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

昌遮反

之勢

左傳僖公五年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註輔頰輔車牙車言虞如牙車如齒在齒寒虢如頰輔如唇存表虢在則輔車相依虢滅則唇亡齒寒

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

五代唐
明宗

任圖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蚌之

轉也

蘇合出西域大秦國合會諸香煎其汁名曰蘇合本草蘇合香味甘溫無毒主辟惡殺鬼精物溫瘧蠱毒癩瘻去三

蠱蝮蛻黑甲蟲一名蛻蝮一名弄丸能以 ○ 癩音閉瘻音

五代漢

土包糞轉成丸莊子以蛻蝮而笑蘇合 頭子猶唐之政事堂文帖也沈括曰唐中書指揮事謂之

堂帖家塾廣記曰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關白中書直行者謂之宣如中書之敕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

隱帝

宋太宗

會晉邸

太宗初為晉王之邸 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

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趙普普因言願備樞軸

樞戶樞也軸車軸也樞軸

猶言鈞軸

以察姦變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謂慮多遜遂備道

預聞昭憲太后顧命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

及覽普前表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

年非矣莊周稱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一男一子負其憂 卷二 典故 三

三月宴進士于瓊林苑帝親試禮部貢士於講武殿始分三甲

錫宴於瓊林苑寵之以詩遂爲定制

宋真宗

秋九月召种放爲左司諫直昭文館

种放隱士耳曷爲不書隱士而直書召种放者

已出仕然者何譏之也

張齊賢言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

召之放乃詣京師對於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

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司諫直

昭文館放固讓不許賜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

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

朔

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

豐頗餘輿服置田長安

縣名京兆治也

強市爭訟時議薄之王嗣宗守

京兆

即西安府

因條上其不法事極其醜詆會赦而止杜鎬嘗因宴

餞賦詩誦北山移文

南北朝齊周彥倫發於北山後應聘出爲海鹽令秩滿入京復經此山孔稚圭假山

靈之意移之名

曰北山移文

以譏之放不之愧

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

三墳三典五典五皇之書

達於

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詳明吏理可使從政識洞韜

六韜文韜武韜

龍韜虎韜豹韜

略三路上中下三

犬韜太公兵法卷黃石公兵法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

寄凡六科

宋英宗

時士人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而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故

爲

去聲之語曰甯登瀛

言甯爲學士也不爲卿甯抱槧

愛去聲○削版牘曰槧言甯爲學士

抱槧不爲監牘也

宋神宗

文彥博之在河南也與富弼等用白居易故事

唐白居易稱香山居士與胡杲

等皆高年不仕於東都履道坊作尚齒會
人繪爲九老圖內惟狄兼暮年未六十
就粥第置酒相樂尙

齒不尙官洛陽多名園古刹

察○僧寺曰刹梵言刹中華言竿
即今幡柱沙門得法建幡告遠故

稱僧寺

爲刹也諸老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都人常隨觀之已而圖形妙

覺僧舍謂之洛陽耆英會司馬光年未六十以狄兼暮謨故事

與預焉

宋徽宗

太學生陳朝老詣闕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

之人鼓舞有若更生及相何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

若京之蠹國害民然碌碌常質初無過人天下敗壞至此如人

一身臟腑受診

田上聲○陰
陽氣亂曰診

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

寅

寅緣員○連
絡也

攀附致位二府

中書
樞密

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

元是猶以畜蚊負山莊子應帝王篇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多同見其

不勝升任也疏奏不省

宋高宗

枕戈

晉劉琨與祖逖友志在討逆每枕戈待旦曰恐祖生先我著鞭嘗膽

越王句踐臥薪嘗膽

樂枝曳

異柴以敗荆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樂枝使與曳柴而

爲遁走○曳牽

莫敖采樵以致絞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伐絞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轉則寡

也荆楚本號

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明日絞人爭出楚大敗之注請無

以師衛采樵之人以誘絞人之出○絞小國莫敖楚宮名

宋孝宗

掣

闖入肘喻爲人所牽制也掣引也劉向說苑魯使宓子賤爲

之欲好書又引之書者辭歸以告魯君君曰子賤

朱熹訪唐李渤白鹿洞書院

白鹿洞在南康府城西北廬山五

此洞中嘗養一白鹿以自娛故名書院刪自南唐

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俾守之

宋甯宗

蒙古主

鐵木真

入西域圍塔里寒寨拔之進薄

博○逼也

回回國其主

委國而去蒙古主遂進次於忻都國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鹿形

馬尾綠色而獨角能爲人言謂之曰汝君宜早回蒙古主怪之

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解

械○

四夷語是惡殺之象

今大軍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告陛下願承天心宥此

數國人命實無疆之福蒙古遂大掠忻都而還

宋理宗

二月建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

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十四人皆圖形其上

帝手詔曰虎闔

國子監也

齒胄

王制凡入學以齒胄胄子也

太子事也此禮廢矣

釋菜

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然後釋菜謂立學之初既興禮樂之器即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

繼又釋菜以告此器之
將用也菜蘋藻之屬

明太祖

建功臣廟

敕建功臣廟於雞鳴山在江甯府泊東北

廟成叙功以徐達爲首次常遇

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華高
丁德興俞通海張德勝吳良吳禎曹國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

興祖凡二十一人

死者肖像祀之

甘露降甘露降於圜丘青松上有若明珠採嘗之甘於飴羣臣
咸歌詩誦德上曰天道幽微難測若恃祥不戒祥未必吉朕德
不逮惟圖脩省豈敢以此爲已所致哉

帝誠諸將士曰昔蕭繹舉兵入京而令其下曰六門之內自極

兵威

蕭繹南北朝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都江陵侯景弑簡文帝綱立豫章王棟棟歡之子歡武帝太子統之子也

未幾景復廢棟自立釋乃遣王僧辯討景僧辯啟釋曰平賊之
後嗣君棟何以爲禮釋曰六門之內自極兵威蓋謂殺棟也景
敗沉棟於水釋乃即位於江陵是爲元 ○六門自晉以來建康
帝在位三年西魏兵入江陵釋被殺 外城惟設竹籬而有

六不祥之極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毋使朕有殺叔

父名

山東曹縣

屬兖州府

獻騶虞

有獸白虎黑文尾長於身
如不履生草食自死之肉